

魯迅：拾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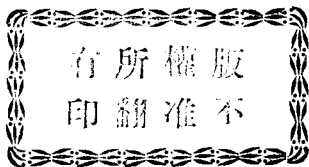
合衆書店刊



拾 零 集

魯 迅 著

合 衆 書 店



經售處

開封 豫文 鄭州 東方書局  
 北平 勵志書局 廈門 開明書局  
 太原 協明書局 廣州 共和書局  
 天津 聯益書局 石門 北京書局  
 漢口 現代書局 重慶 北新書局  
 瀋陽 遼寧書局 錦州 小凌波書局

發行者

合衆書店

上海四馬路

書名拾零集  
 定價  
 著者 魯迅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付印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 目 錄

習慣與改革	一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著	四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七
好政府主義	九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一一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四
沉滓的泛起	一五
以脚報國	一八
唐朝的釘梢	二一
『夏娃日記』小引	二三
新的『女將』	二五
幾條『順』的翻譯	二七
風馬牛	三〇
中華民國的新『棠·吉訶德』們	三三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三六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三八
我要驅人	四〇
關於翻譯	四五
晨涼漫記	四八
豪語的折扣	五〇
秋夜紀遊	五二
由鬢而噁	五四
男人的進化	五六
打聽印象	五九
吃教	六一
喝茶	六三

##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嘆，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就舉舉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却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

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

眞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爲改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傾刻倒塌。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爲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爲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的一年日歷上不準註陰歷，却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爲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



毅力。因爲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够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鬪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爲葉永秦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

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却看見了更嚴厲，更澈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爲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披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紙，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澈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爲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到剝削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激，而這刺激又須厲害，這纔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激之一，正如饕餮者壓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於革命文藝，就要澈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爲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纔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

· 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防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鬪說，反對鬪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却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却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喫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却已在收穫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羣書店』中。

張資平氏先前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喫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何況神心的遺蠅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穫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穫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為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莎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忍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但最可憐的是，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

。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  
二月二十二日。

##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追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爲什麼呢？因爲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却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爲三民主義者在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搾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

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却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却不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藥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纔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裡，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 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〇，四，一七。



##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爲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爲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爲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爲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峯先生的不滿，著論闢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爲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

而且感的。但我以爲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爲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爲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爲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 京本通俗小說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爲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爲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爲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啓上。  
一月十九夜。

##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現在有自以爲大有見識的人，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然而這樣的藝術，在現在的社會裏是斷斷沒有的。看罷，這便是在說『爲人類的藝術』的人，也已將人類分爲對的和錯的，或好的和壞的，而將所謂錯的或壞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面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爲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的題目——故意提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驅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里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都正在這一面。我的話，也就是只對這一面說的，如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 沉滓的泛起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機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現在可以說能打仗的，是要操練久不想起的洋鎗了，但也有現在也不想說去打仗的，那就照歐洲大戰時候的德意志帝國的例，來『頭腦動員』，以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有的去查『唐書』，說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說倭是矮小之意，有的紀得了文天祥，岳飛，林則徐，——但自然、更積極的是新的文藝界。

先說一點另外的事罷，這叫作『和平聲中』。在這樣的聲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據說還告誡青年，教他們要養『力』勿使『氣』。靈藥就有了。第二天在報上便見廣道：『胡漢民先生說，對日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並勸勉青年須養力，毋洩氣，養力就是強身，洩氣就是悲觀，要強身祛悲觀，須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這樣的寶貝是什麼呢？是美國的一張舊影片，將探險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兩親家遊非洲』。

至於真的『國難聲中的興奮劑』呢，那是『愛國歌舞表演』，自己說，『是民族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的。倘有知道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誰麼？曰：王人美，薛伶仙，黎莉莉。

然而終於『上海文藝界大團結』了。『草野』（六卷七號）上記着盛況道：『上海文藝界同人，平時很少聯絡，在嚴重時期，除各個參加其他團體的工作外，復由謝六逸，朱應鵬，徐蔚南三人發起，……集會討論。在十月六日下午三點鐘，已陸續到了東亞食堂。……略進茶食，即開始討論，頗多發揮，……最後定名為上海文藝界救國會』云。

『發揮』我們還無從知道，僅據眼前的方法看起來，是先看『兩親家遊非洲』以養力，又看『愛國的歌舞表演』以興奮，更看『日本小品文選』和『藝術三家言』並且略進茶點而發揮。那麼，中國就得救了。

不成。這恐怕不必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未必會相信。沒有法子，只得再加上兩個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愛國文藝家所主宰的『申報』所發表出來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談』裏葉華女士云：『無辦法之國民，如何有有辦法之政府。國聯絕望矣。……際茲一髮千鈞，全國國民宜各立所志，各盡所能，各抒所見，

余也不才，謹以大戰犬問題商諸國人。……各犬中，要以德國警犬最稱職，余極主吾國可選擇是犬作戰……」

同時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談』裏『甦民自漢口寄』云：『日者寓書滬友王子仲良，問及余之病狀，而以不能投身義勇軍爲憾。王子……竟以靈藥一裹見寄，云爲培生製藥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癆咳血，可一試之。……余立行試服，則咳嗽果止，兼旬而後，體氣漸復，因念……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壯志，滅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連病夫也立刻可以當兵，警犬也將幫同愛國，在愛國文藝家的指導之下，真是大可樂觀，要『滅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會覺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稱爲『廣』的，也都不過是出賣舊貨的新廣告，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的榨到自己的手裏去。

因爲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爲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爲泛起來的是沈洋，沈洋又究竟不過是沈洋，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乃舊沈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 以脚報國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裏，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裏去。許多女人爭着來看我的脚。我伸起脚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曾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髮）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還有一人自以爲熟悉亞情形的，帶着譏笑的態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燹。人民過着地獄生活」。這種似是而非的話，說了一大堆。我說「此種傳說。全無根據」。同行的某君，也報以很滑稽的話。「我看你們那裏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等我們革命成功之後，簡直要把顯微鏡來照你們比時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爲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即辮髮）的，纏過小脚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脚，正如留學的



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裏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爲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麼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着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至於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談，只要看同一的『申報』上，記載着多少『呼籲和平』的文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廣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留學外國的少爺小姐們雖然相隔太遠，可以說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顯微鏡，難道就不能想到用望遠鏡嗎？況且又何必用望遠鏡呢，同一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裏就又說：

『……據說使領館的窮困，不自今日始。不過近幾年來，有每况愈下之勢。譬如達到我國國慶或是重大紀念日，照例須招待外賓，舉行盛典，意思是祝國運方興，兼之聯絡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領館必備盛宴，款待上賓。到了去年，爲館費支絀，改行茶會，以目前的形勢推測，將後恐怕連茶會都開不成呢。在國際上最講究體面的，要算日本國，他們政府行政費的預算，寧可特別節省，惟獨於駐外使領館的經費，十分充足。單就這一點來比較，我們已相形見拙了。』

使館和領事館是代表本國，如楊女士所說，要『祝國運方興』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勢』，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人民的過着什麼生活，

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於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沒有面子了。

假如這樣，又怎樣辦呢？我想，也還是『就此一笑而散』罷。

##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捨，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為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的開頭。我一向以為這是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那裏面有張泌的浣溪紗調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時，大概可以是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着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够發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於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 「夏娃日記」小引

瑪克·士溫 (Mark Twain) 無須多說，只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 (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開眼笑，就是他那筆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萊門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作品很爲當時所歡迎，他即被看作講笑話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遺著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一出版，却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

含於哀怨而在嘻笑，爲什麼會這樣的？

我們知道，美國出過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出過霍桑 (N. Hawthorne)，出過惠德曼 (W. Whitman)。都不是這麼表裏兩杆的。然而這是南北戰爭以前的事。這之後，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來，因爲這之後，美國已成了產業主義的社會，個性都德鑄在一個模子裏，不再能主張自我了。如果主張，就要受迫害。這時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應該怎樣指揮自己的個性，而是怎麼寫去，纔能有人受讀，賣掉原稿，得到聲名。連有名如荷惠勒 (W. D. Howells) 的，也以爲文學者的能爲世間

所容。是在他給人以娛樂。於是有些野性未馴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國，如詹護士（Henry James），有的講講笑話，就是瑪克·士溫。

那麼，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爲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諷刺，則是不甘於這樣的生活的緣故了。因爲這一點點的反抗，就使現在新土地裏的兒童，還笑道：瑪克、士溫是我們的。

這『夏娃日記』（Eves Quarry）出版於一九〇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雖然不過一種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點，敘述裏夾着譏評，形成那時的美國姑娘，而作者以爲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臉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紀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純熟的手腕，令人一時難以看出，仍不失爲活潑潑地的作品；又得譯者將丰神傳達，而且朴素無華，幾乎要令人覺得倘使夏娃用中文來做日記，恐怕他就如此一樣；更加值得一看了。

萊勒孚（Leser Ralph）的五十餘幅白描的插圖，雖然柔輦，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許很容易使人記起中國清季的任渭長的作品，但他所畫的是仙俠高士，瘦削怪誕，遠不如這些的健康；而且對於中國現在看慣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圖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處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記。

## 新的「女將」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麼什麼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先生們的什麼什麼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爲什麼要紹介於社會的呢？我們只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后，性喜音樂」。

「C女士，D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女士，F大學肄業，爲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邊，叫作「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於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鎗的戎裝的女士們。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爲富於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着一副對子，一面是「壓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爲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狄」，

『薨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爲『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槍尖的長鎗），一出臺，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於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麼『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乎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爲國增光』。而同時，書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土』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鎗，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懲膺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爲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



## 幾條「順」的翻譯

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却要算趙教授的主張最爲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力的。因爲「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自然就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却是尙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 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只好胡里胡塗的裝准腦子裏去了。

我對於科學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沒有什麼外國書，只好看看譯本，但近來往往遇見疑難的地方。隨便舉幾個例子罷。「萬有文庫」裏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學淺說』裏，有這樣的一句——

「最近如尼爾及厄爾兩氏之對於麥……」

據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個生物學名家叫 Nilsson-Ehle 是考驗小麥的遺傳的，但他是一個人而兼兩姓，『應該譯作尼爾生厄爾』才對。現在稱爲『兩氏』，又加了『及』，順是順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別的兩位了。不過這是小問題，雖然，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但我們姑且模模糊糊罷。

今年的三月號『小說月報』上馮厚生先生譯的『老人』裏，又有這樣的一句

『他由傷寒病變爲流行性感胃 (Influenza) 的重病……』  
這也是很『順』的，但據我所知道，流行性感胃並不比傷寒重，而且一個是呼吸系病，一個是消化系餐，無論你怎樣『變』，也『變』不過去的。須是『傷風』或『中寒』，這才變得過去。但小說不比『生物學淺說』，我們也姑且模模糊糊罷。這回另外來看一個奇怪的實驗，

這一種實驗，是出在何定傑及張志耀兩位合譯的美國 Conklin 所作的『遺傳與環境』裏面的。那譯文是——

『……他們先取出免眼睛內髓質之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種『代晶質』，足以透視這種外來的蛋白質精以後，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於受孕之雌兔。雌兔經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們的眼睛或晶體並不見

有若何之傷害，並且他們卵巢內所蓄之卵，亦不見有什麼特別之傷害，因為就他們以後所生的小兔看來，並沒有生而具殘缺不全之眼者。」

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頗「順」，可以懂得的。但仔細一想，却不免不懂起來了。一，「髓質之晶體」是什麼？因為水晶體是沒有髓質皮質之分的。二，「代晶質」又是什麼，三，「透視外來的蛋白質」又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原文能對，實在苦勞得很，想來想去，才以為恐怕是應該改譯為這樣的

「他們先取兔看內的製成漿狀（以便注射）的水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感應了這外來的蛋白質（即漿狀的水晶體）而生「抗晶質」（即抵抗這漿狀水晶體的物質）（，然後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懷孕之雌兔。……」

以上不過隨手引來的幾個例，此外情隨事遷，忘却了的還不少，有許多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流過去，或者照樣錯誤地裝在我的腦裏了。但即此幾個例子，我們就已經可以決定，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麼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 風馬牛

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大將趙景深先生，近來却並沒有譯什麼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說月報』上，將『國外文壇消息』，來介紹給我們。這自然是很可感謝的。那些消息，是譯來的呢，還是介紹者自己去打聽來，研究來的？我們無從捉摸。即使是譯來的罷，但大抵沒有說明出處，我們也無從考查。自然，在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趙先生，這是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貫徹了宗旨。然而，疑難之處，我却還是遇到的。

在二月號的『小說月報』裏，趙先生將『新羣衆作家近訊』告訴我們，其一道：『格羅潑已將馬戲的圖書故事 (A Day Coy) 脫稿。』這是極『順』的，但待到看見了這本圖書，却不盡是馬戲。借得英文字典來，將書名下面注着的兩行英文：Lit.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查了一遍，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這麼一說，自然，有些『不順』了。但內容既然是這樣的，另外也沒有法子想。必須是『馬戲子』，這才會 (Love)。

『小說月報』到了十一月號，趙先生又告訴了我們『塞意斯完成四部典』，而

且『連最後的一冊「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於今年出版了。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借，那里還敢發生什麼貳心。然而那下面的一個名詞，却不寫尚可，一寫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於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馬，不是牛，牛馬同是哺乳動物，爲了要『順』，固然混用一回也不關緊要，但究竟馬是奇蹄類，牛是偶蹄類，有些不同，還是分別了好，不必『出到最後的一冊』的時候，偏來『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像是直譯或『硬譯』，其實却不然，也是無緣無故的『牛』了進去的。這故事無須查字典，在圖畫上也能看見。却說希臘神話裏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妬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將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了宙斯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斯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噴了一來，飛散天空，成爲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奶路』。但白種人是一切『奶』都叫

的，我們着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於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但以對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騫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却也可當作一點談助。——不過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并且藉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於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却還是毫無損害的。這叫作『亂譯萬歲！』

##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人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是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厭了，硬要去學古代的游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游來游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當時已不是那壓古氣盎然的時分了，因此只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於上個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裏，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平常人，並不是什麼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論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獸子，乃是西班牙書獸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都天大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遺產，宣統在革命之後，還許他許多年在宮裏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表過幾個店家的小伙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後便看不見一點後文，

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許多奇迹，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裏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爲合式。

這以後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進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任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口着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面有『輿視』，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在行爲上，似呼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稜的『戰爭』，新一點的有綏拉非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裏面都沒有這樣的



「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

## 『野草』英文譯本序

馮Y·S·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野草』的英文譯本，並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到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於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讎』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沈，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腊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鎗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爲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裏結束了。

十一月五日。

## 答北斗雜誌社問

——創作要怎樣纔會好？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意雖然會說中國話，却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做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論。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復，即請

編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 我要騙人

疲勞到了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倣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面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註一）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爲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關北被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興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忽然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只因爲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爲了聰明，却只因

爲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歡稱爲「事變」似的——的火線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着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里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着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中國人，疑自己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爲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爲了無論那里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章，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着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樣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這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爲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

門裏之後，付給她一塊錢。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贊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只要拿着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於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

看了什麼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爲着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爲後來只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烟捲也不能的。在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



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為孩子和老人不同，驅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於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到門外去看了一下。

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只在一家的小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闊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分吃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乾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鮑魚，彼此用唾沫相溼，用溼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註二）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歷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註一) *Asoma*, 日本的火山名，常有人去投入火口自殺，也有人去遊覽，因此，至有兩人到山下去開起旅館來。

(註二) Yamamoto 『改造』雜誌社長。(選自文學叢報)

##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痲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却便宜一半，然而牠有一個大缺點，是擦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意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

爲少，就自以爲是珍奇。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親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技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會有着並不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爲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於蕭伯納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vi t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裏，已有配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相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太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

偽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牠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并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 晨涼漫記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爲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爲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

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着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嚼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彷彿他是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再在『爲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最初并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

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爲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既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近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東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纔作爲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二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麼想。

## 豪語的折扣

豪語的折扣其實也就是文學上的折扣，凡作者自述，往往須打一個扣頭，連自白其可憐和無用也還是并非『不二價』的，更何況豪語。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了。這應該折成零，證據是他到底並沒有去。南宋時候，國步艱難，陸放翁自然也是慷慨黨中的一個，他有一回說：『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實是去不得的，也應該折成零。——但我手頭無書，引詩或有錯誤，也先打一個折扣在這裡。其實，這故作豪語的脾氣，正不獨文人爲然，當人或市僧，也非常發達。市上甲乙打架，輸的大抵說：『我認得你的』！這是說，他將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復讐的意思。不過總是不來的居多，倘是知識份子呢，也許另用一些陰謀，但在粗人，往往這就是鬭爭的結局，說的是有口無心，聽的也不以爲意，久成爲打架收場的一種儀式了。

舊小說家也早已看穿了這局面，他寫暗娼和別人相爭，照例攻擊過別人的偷漢之後，就自序道：『老娘是指頭上站得了，臂膊上跑得馬……』底下怎樣呢？他任



別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別人是決不那麼胡塗，會十足相信的，但仍得這麼說。恰如賣假藥的，包紙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樣，成爲一種儀式了。

但因時勢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廣告上，我們有時會看見自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裏幕地發生一種好像見了『七俠五義』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章，均自負責』，却身子一扭，土行孫似的不見了。子豈好『用其他筆名』哉？子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櫃內的『不二價』的金子招牌也時時和屋外『大廉價』的大旗互相輝映，不過他總有一緣故；不是提倡國貨，就是紀念開張。

所以。自打折扣。也還是沒有打足的，凡『老上然』，必須再打牠一下。

## 秋夜紀遊

秋已經來了，炎熱也不比夏天小。當電燈替代了太陽的時候，我還是在馬路上漫遊。

危險？危險令人緊張，緊張令人覺到自己生命力的。在危險中漫遊，是很好的。

租界也還有悠閒的處所，是住宅區。但中等華人的窟穴却是炎熱的，喫食擔，胡琴，麻將，留聲機，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華人或無等洋人住處的門外，寬大的馬路。碧綠的樹，淡色的窗幔。涼風。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我生長農村中，愛聽狗子叫，深夜遠吠，聞的神怡，古人之所謂『犬聲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經生疏的村外，一聲狂嗥，巨獒躍出，也給人一種緊張，如臨戰鬥，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這裡聽到的是吧兒狗。牠躲躲閃閃，叫得很脆：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而漫步，一面發出冷笑，因為我明白了使牠閉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牠主人的管門人說幾句話，我者拋給他一根肉骨頭。這兩件我還能的，但是我不做。

牠常常要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發出惡笑了，因為我手裏拿着一粒石子，惡笑剛斂，就舉手一擲，正中了牠的鼻梁。

汪的一聲，牠不見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裏。

秋已經來了，我還是漫步着。叫呢，也還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閃閃了。聲音也和先前不同，距離也隔得遠了，連鼻子都看不見。

我不再冷笑，不再惡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聽着牠那很脆的聲音。

## 由聾而啞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只因爲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爲誰也不過張着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只好嗚嗚啞啞了。以勃蘭兌斯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成結果，也就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于事成，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爲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于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衒學』。

今意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舖，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近偉人，做

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况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裏，却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手杖，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爲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却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損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爲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裏面反顯得更加空洞。於是誤認這空虛爲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一於於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面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感。用糞殼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但紹介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作，凡是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現在幾乎都被聾啞的製造者們堵塞了，連洋人吉狗，富戶贅郎，也會來哼哼的冷笑一下，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爲『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孬三所賣的春宮，不肯能手。甘爲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裏面去。

## 男人的進化

說禽獸交合是戀愛未免有點褻瀆。但是，禽獸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認的。牠們在春情發動期，雌的和雄的在一起，難免『卿卿我我』的來一陣。固然，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逃幾步又回頭看，還要叫幾聲，直到實行『同居之愛』為止。禽獸的種類雖然多，牠們的『戀愛』方式雖然複雜，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雄的不見得有什麼特權。

人爲萬物之靈，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最初原是馬馬虎虎的，可是因爲「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緣故，娘兒們曾經『統治』過一個時期，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歷長還要威風。後來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頂頸上，手上，腳上，全都鎖上，練條，扣上了圈兒，環兒，——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經變成了金的銀的，鑲上了珍珠寶鑽，然而這些項圈，鐲子，戒指等等，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徵。既然女人成了奴隸，那就男人不必徵求她的同意再去『愛』她了。古代部落之間的戰爭，結果俘虜會變成奴隸，女俘虜就爲被強姦。那時候，大概春情發動期早就『取消』了，隨時隨地男主人都可以強姦女俘虜，女奴隸。現代強盜惡棍之流的不把女人當人，其實是大有會長式武士道的遺風的。

但是強姦的本領雖然已經是人比禽獸『進化』的一步，究竟還只是半開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腳，能有多大興趣？自從金錢這寶貝出現之後，男人的進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買賣，性慾自然並非例外。男人化幾個臭錢，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東西。而且他可以給她說：我並非強姦你，這是你自願的，你願意拿幾個錢，你就得如此這般，百依百順，咱們是公平交易！蹂躪了她，還要她說一聲『謝謝你，大少』。這是禽獸幹得來的麼？所以嫖妓是男人進化的頗高的階段了。

同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終身的活財產，當新婦被人放到新郎的牀上的時候，她只有義務，她連講價錢的自由也沒有，何況戀愛。不管你愛不愛，在周公孔聖人的名義之下。你得從一而終，你得守貞操。男人可以隨時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聖賢的禮教，即使『只在心裏動了惡念，也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對雌狗用起這樣巧妙而嚴厲的手段來，雌的一定要急得『跳牆』。然而人却只會跳井，當節婦，貞女，烈女去，禮教婚姻的進化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男人會用『最科學的』學說，使女人們雖無禮教，也能心甘情願地從一而終，而且深信性慾是『獸慾』，不應當作為戀愛的基本條件：因此發明『科學的貞

擇」，——那當然是文明進化的頂點了。

嗚呼，人——男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自註：這篇文章是衛道的文章。



## 打聽印象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閩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

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譟，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爲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羣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爲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游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像，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麼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麼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麼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愈好；而意見又怎麼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了魚，活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籤問卜，自己心裏先自孤疑着了的緣故。

我們裏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推的罷，但現在呢，不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譁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迹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 吃教

達一先生「『文統之夢』裏，因劉繩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採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譚；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爲了壓迫，倒因爲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

這種東西，我們爲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爲『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犬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總亦然，蓋僅由『不撒糞食』一變而爲吃齋，於胃臟裏的分量原無差門，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爲一種『天經地義』呢？

## 喝 茶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他冷得快，用棉襪包起來，却不料鄭重其事的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爲的時候的，當我正寫着『吃教』的中塗，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的滑過去，像喝着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夫，在喉乾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窰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面也就是『清福』，但在老農，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於是有人以爲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

而我恐怕也正是這脾號就要倒閉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面是使我們受苦者，而一方面也使我們能够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於生命的進化爲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於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着秋天，我於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